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朱晦菴先生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  
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  
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蝼蟻其生皆是如  
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附受耶要之理之一字  
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  
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  
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  
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  
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  
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  
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  
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  
其說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  
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  
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

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  
凝得硬問想得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  
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  
開闔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  
湏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  
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  
物都盡又重新起又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  
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明而兩儀始立  
邵康節以拾貳萬玖千陸百年爲一元則是拾貳

萬玖千陸百之年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  
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  
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  
動山渤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  
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卽變而爲高柔者卽變而  
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

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  
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  
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  
思慮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  
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公所  
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  
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是自定程子曰以主宰  
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  
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

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  
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  
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  
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普  
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  
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

言作言身 卷之四  
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不得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撥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旋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併出故月受其光先生云若不如是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

言傳言要 卷之四 五  
有之然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  
中被一物遮了他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  
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  
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  
而礙其光曰終是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微有礙  
耳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  
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  
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

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  
得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  
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思量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  
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  
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有言曰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  
說得大槩却更有箇子母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  
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

舍會思量計度的便是魂會記當去的便是魄又  
曰見於耳而聰目而明者是魂之用老氏云載營  
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  
之地水火風其說雲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  
爲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  
塌了若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爲崇蓋魂氣  
猶存耳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  
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  
謂致虛極守性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  
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  
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  
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  
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  
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



言作言要 卷之四  
是魂使之耳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能運動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爲火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精之明魄也耳則如何

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卽體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卽魄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

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是也但人所

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恠異如家語云山之恠曰夔魍魎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殯皆是氣之襍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恠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湏理會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恠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  
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道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遇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

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得之氣聚則為神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

之精神魂魄尚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可感格亦緣是理只常在這裏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無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無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

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疑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夫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菜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漫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因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是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

實一般若說有子孫的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道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者自當合祭不祭宜

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得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

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曉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是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寓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

理者抑于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着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覩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

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其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



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物集註是看其  
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  
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  
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  
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  
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稟得一邊  
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  
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便遮了那仁問所以  
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  
愛上去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  
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屋一居  
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  
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耳竊謂此言  
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  
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  
耳菡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  
有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

言傳記要 卷之四  
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家靈于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

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或問人物性同否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小大自是不同然却是此日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雉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本體乃爲氣稟物欲所昏反不能如

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灶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

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

有箇好惡在裡至大如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

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

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

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天

道福善禍淫這是分明有箇人在裡主宰相似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

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成賊

之便枯悴不復說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

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  
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  
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  
的意思

動物雖有知覺纔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  
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看茄子內一粒一粒是生性

獸得陰氣鳥得陽氣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  
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雕之類是也

問人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  
氣字看性卽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  
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  
氣稟偏則理亦缺了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  
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  
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  
拘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兩句似欠中間一轉語湏着說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湏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功夫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湏着如

此說方盡

人性雖同氣質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

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有敏於內而外不敏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故外明

或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

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似但情是遇感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的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的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

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主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渾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爲才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直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直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

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

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十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

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裡不恁地困了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湏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在那人心中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言傳詩要 卷之四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  
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  
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腑五臟之心却是實  
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存舍亡之心則自是神  
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  
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  
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

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  
舍耳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  
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知縣須  
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  
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曰  
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  
得在這些子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  
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亦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僂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升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

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心性理拈着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

自在其中

詩傳詩要

卷之四

五

馬

